

性別教育的推手 - 游美惠老師專訪

@ 陳家萱 採訪

和我們同樣在南台灣、獨二性別所的其一：高師大性別所，所長游美惠老師，對我們來說，應該是再熟悉不過了，不過我們從沒聽過她親口說說她對於自己所學、所做的一些經驗和看法，今天就讓我們來聽聽看吧。

原本是念社會學的美惠老師，在大學的時期，因為參加清大兩性與社會研究室的一些活動，進而對性別議題產生了興趣，她一直想繼續進修下去。她說，出國深造之所以沒有受到家裡很大的阻撓，是因為她當時有一個可以跟她一起出國進修的男友，而且是「會結婚的那種」，所以家人就比較能同意女孩子出國繼續唸書。她在美國猶他大學念社會學博士時，專長領域資格考的部分，主題學科就是「性別、階級與族群」，這其實為她之後轉入多元文化的研究領域埋下了伏筆。

之前沒有接觸過「多元文化」的

美惠老師，是在回國後，進入了花師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任教，才正式接觸到多元文化論述及教育領域。不過，她也在裡頭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因為她之前學的就是性別、階級與族群以及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東西，剛好和多元文化理論其中一派－批判性多元文化思想（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有密切相關。而且，離開社會學界、進入教育學界的她，就好像到了一個「沒大人」的地方，也就是沒有之前在社會學界裡的老師長輩，而雖然在教育學界，本來是很注重輩分和階層，但是因為她是在教育界裡極少數有社會學背景的人，讓她可以毫無後顧之憂的好好發揮自己所學。

她認為，雖然教育專業的東西她不太懂，例如課程設計之類的專業，但是美惠老師把自己的定位清楚，她認為她可以提供學生們批判思考的能

力，以拋磚引玉的方式，引發她/他們的思考，或是提供理論基礎給她/他們，她也盡自己所學，將性別融入教育題材或課程之中，盡力揭露「無處不性別」的事實。在教育這樣的學術領域，雖然有優點有缺點，但是她卻在其中找出一條自在的路。

多元文化教育在台灣仍算是一個新興的範疇，在台灣還是很少人在研究，多元文化裡頭的派別其實非常分歧，裡面有立場非常不同的，比如自由派或是批判派，不過卻很少人知道，還有它觸及的許多階級、族群、性取向等問題，也都是很有挑戰性的。

而身為漢人的美惠老師，在做原住民議題時，會不會有什麼衝擊呢？她曾經遇過一些衝擊，例如有一次演講時，她對著原住民講到跨國婚姻的問題，就有人非常惱怒，指出為什麼要把跨國婚姻的問題和原住民並列；但從多元文化的立場，就會認為階級、族群所有的問題都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分開講，跨國婚姻和原住民的問題其實都反映出了台灣社會要面對的多元文化課題。但是站在原住民的立場，她/他們會想，談原住民就談

原住民，不要轉移焦點，也不要再來瓜分我們的資源了。美惠老師還會面臨一些挑戰，有人會有本質論式的思考，認為不是原住民的人幹嘛來跟我們談原住民的議題，但是美惠老師認為不應該被自己原本的身分所限制，或是做排他性的動作，例如漢人也能談原住民問題，女人也可以做男性研究，應該是要結盟，結合各種人和不同的專長，才能更有力量。

至於性別教育的部分，她把自己定位為發展多元文化的性別教育。她認為，多元文化的觀點可以讓性別教育做得更多、更豐富。除此，美惠老師還有另一個著重的部份是教師的性別意識，這方面其實是女性主義思想提供給美惠老師的養分，女性主義強調性別意識的覺醒，她認為這個不管在做研究或是採取行動都很重要。在性別教育的推動上，老師的性別意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說是最關鍵的！

那麼，目前身為高師大性別教育所所長的美惠老師，對於所長這個位子，又是怎麼看待的呢？她笑著說，其實對於行政方面，她是胸無大志

的，她的重點還是放在學生身上，認為帶好每位學生，對她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她對於自己的角色認同，其實還是一個老師，不是一個所長，當自己認為自己是一個老師的時候，她還是將教好書、作好研究放於首要，至於其他行政部分，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本分之內的事，建立好一些制度化和結構性設計的基礎，營造出較好的環境給所裡的老師學生，這樣一步一步地來做，至於開創性的部份可能還是在教學上比較能著力囉。

另外，美惠老師認為，高師的性別教育研究所，在這個名稱裡面，有教育兩個字其實還是有其意義的。她認為，透過教育來推動性別平權，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很有意義，也可以算是高師大這個研究所的特色，不要輕易放掉，不一定要改名成性別研究所，因為其實廣義的教育裡面，包含各個階段的學習，其實還是大有可為的，就算是社工、護理各行各業背景的人來唸性別教育的東西，還是可以有辦法轉換到他們的專業上，所以「教育」本身其實還是高師大性別教育所一個很基本的特色。除了性別意識，

具體的實踐策略，譬如可以怎麼做，怎麼教，都很重要。美惠老師認為，透過教育，對於促成社會的改變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常常能碰到很多有熱忱的老師，可以把上課研習的東西聽進去，被打動，然後帶到教育現場，融入教學，帶給學生。她認為，老師其實是社會上「有機」的知識份子，確實可以把所學應用到社會改造上，促成一些改革。所以和各個階段的老師結盟，一起來推動性別教育，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至於對於和我們高醫性別所一起在南部，有什麼樣的想法呢？美惠老師認為這樣很好，這些年來，可以看到南部性別研究顯著的發展，不過其實還是有很多發展空間，所以如果只有一個所的話，會更加辛苦。在學校裡面，可能兩個所都不免有一些結構上的困境，但是美惠老師相信，一定還是可以找出自己的一條路來走，就算個別的系所有一些限制、結構上的條件不好，也不會覺得那麼困頓沒有資源，這些姐妹所，可以相互支援教學或相關的活動，就算環境不好，人還是可以在有限的資源裡面去盡最大

的努力，讓自己做到最好。因為要找到一個完美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或許根本不會有那種地方，所以在自己所在的位置裡盡可能去找到最好的資源，我們可以更努力讓大環境的資源都可以為我們所用，而不是一直抱怨。

看到美惠老師在自己的每一個階段，對於自己的所學所做的定位，都讓人有很多啟發，她雖然說自己胸無大志，但卻一直努力地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從小地方做起，努力地想要把

所作所學推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去對社會產生改變。她看待事情的樂觀態度，更是令我欣賞。她認為，一直在學院裡面做研究是不夠的，會無奈、也會失去動力，這時候的她，就會做更多社會服務的事情、接更多演講，讓自己可以從社會運動中得到更多力量。這些點點滴滴的努力，在我看來，都是大有學問且令人感動的呢！